高山与雪莲

杨洪生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济南。列车将运行三十五钟。"

听到广播，雪莲悠然回头，看见高山也在注视着她，从目光对视的那一刻，一股暖流又缓缓地流进她——本已冰雪消融的心湖，顿时微波荡漾。她浑身酥软，无力地又倒进他的怀里，望着窗外说："我跟你走!"

两人见面时间太短，仅仅才有几十分钟。不过多年前她就认识他，只是从没见过面。这几年雪域高原有好多戍边英雄人物频频见诸报端。同行都知道有一个叫高山的年轻记者奔波在那儿。她见过一张他的戎装照，高高的个子，黝黑消瘦的面容，炯炯有神的双眼，望着远处的山脉，也没什么特别吸人之处。她却莫名其妙地把那张照片从报纸上剪了下来，放在自己的日记本里。无意中翻到那张照片时她会想：现在，他在哪儿奔波啊。嗐！不必挂念的哪一挂念。有时，她会偷偷地拿她的照片放一块比对，反差太大了，一个黑黑的汉子，一个白衣飘飘的仙女。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一说谈朋友，说对象，高山的形象就会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冥冥中有一种声音在说："要找就找他那样的汉子。"在她的人脉圈里一群群的，一帮帮的都是些油腔滑脑的小白脸，胖胖的肉虫子，腻。但白脸的硬汉子还真难找。找来找去，今年她都快三十了。多亏有工作忙着，要不她会得了神经病。

"要不你就联系他吧。"可她又放不下架子。两人条件差别太大了，一个边陲的小记者，一个央视名记者。天鹅肉说什么也不能自己往那癞蛤蟆嘴里塞。

今天出差去济南，走进北京南站，感到候车大厅格外宽敞明亮，人流有序。"好，今天早上我的感觉不错，神清气爽的。"哎，走在她前方的那个人身材高大挺拔，两肩宽阔，一只手推着行李箱，一只手甩甩的，腿步迈的也很有节奏感，军人？那人侧头张望了一下时刻牌，他带着领章帽徽果然是个军人。"我的眼力不错啊。"此时，她心里冒出看看他的面容的想法，紧走几步她追了上去——不妥。她的脚步又慢了下来。她张望一下四周后，眼还是回到那人身上。他的军衣很可身，能看出他的骨骼在动。这一动使她想起一个人，日记本里那个人。"真的好像啊。"这下她的情绪复杂了，身上想冒汗。她神使鬼差地跟在他的后面走——不，游。还好，两人同乘一列车，要不今天会出洋相。巧的是两人还在一个车厢，更巧的是两人座位相邻。他放好自己行李后，问身后的她："我帮你放放行李？"我把行李递给他，放妥后，关好行李舱门，他回头，见我在看着他。四只眼睛对流了好一会，又一会。旁边的旅客说："别愣着了，车要开了。"两人僵硬的身子这才缓过劲来，坐了下来，两人眼并没有离开对方。她看准了，这个人就是——"高山"。她几乎是喊出来的。大大出乎她意料的是他也叫出了她的名字："雪莲。"两人的手同时伸了出来，握在了一起。按说握握手该松开，两人没那意思反而握得越紧了。

"你怎么认识我？"他问。

她用力抽出手，从手提包里取出日记本，拿出那张照片递给他。

"是我。多年前照的。"他说。

他清瘦而又俊朗。脸色黝黑，皮肤紧实，脸容显得像岩石一样棱角分明。一头浓密的黑发有点乱，那是高原上的风吹的吧。两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前额宽宽，鼻梁高高。浑身上下释放着一种军人才有的那种坚强——是她心目中的那条汉子。

她问。"你怎么认识我？"

他坏坏地笑着说：听说央视有个白衣仙女，叫雪莲。我曾去过——一看，颜值太高了，和我没戏。"

"我怎么没看见你。"

"当然是偷偷的了。"

"想不到你竟是个坏小子。"她抿着嘴笑着说，"晚了，我结婚了，孩子满地跑了。"

这话像一盆冷水泼到高山身上，来了一个透心凉。瞬间，他意识到这是假的。要是真的她不会那么说，她的脸也不会那么红，眼也不会放光。"好你个小妮子，这是想吓唬我。那好，我也来个——"他说，"我今年三十八了，孩子都上一年级了。"

这话雪莲听了心头也是一紧。他那个模样，在内地说他三十七、八也有人会信。不过，他嘴角上的坏坏的笑，说明她也是在逗她。她也装着坦然地说："既然都已成家了，那我们就交个朋友吧。"

"那好啊。"他故作镇静说着，伸出了右手。

她没有接，而是说道："证件，拿来我看看。"

他从内兜里掏出一个证件给她。她接过去打开一看，竟激动地手有些发抖。他才二十八岁，戍边已十年。她看了他一眼，骂道："骗子。"起身她走了。

两人这才意识到列车在飞驰中。

在卫生间她看见自己的脸红得像满天的朝霞，两眼熠熠生辉。这些他都看见了去吗？我这是在干嘛啊？是在向他表白我心底的欲望吗？帅哥，见多了，但就没这种感觉。我为什么见了他会这样呢?是他情思缠绕的目光吸引了我。不，是他身上释放出来的某种气息侵袭了我。是这样吗?一切都说不清。不过她想继续下去的想法倒很强烈。她匆匆回到他的身边，那种气息气氛立即又把她包裹了起来。细细嗅来，那是一股奇异的清香。

她靠了靠他的肩，问："你兜里有草药吗?"

他说："没有啊。我倒闻见你身上有股香味，我曾闻过，在什么地方？是种什么香？我一时说不上来。"

说到这儿两人会心一笑。

她说："咱俩是臭味相投啊。"说完了，她觉得那个"咱俩"用词不当。但她也不后悔。

此时，手机响了。

她看了一下来电号码，想起身接电话，不过马上又坐下了。阿拉，阿拉的说起上海话。她以为他听不懂，话说的无所顾忌。

其实不然，上海话高山说不流利，能听个七七八八。

是她妈来电说给她找了个对象，条件如何如何的好，让她找个机会回来一趟，别错过机会。她说她有了，现在"小赤佬"就坐在她身边。后面的话她不说了，嘻嘻哈哈地起身到走廊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一袭白衣的她才回来，一张无需化妆就很艳丽的脸在他眼前经过，她眼帘低垂，羞羞的，眉宇之间，全然不见了记者特有的犀利与干练。手一理连衣裙的下摆坐了下来，头靠在他身上。眼望着车外，说："泰山到了。"

巍巍泰山，起伏的山脉动画般的展现在他们的眼前。

她问："喜马拉雅山那么高，那个高度有花草生长吗?"

他说："有啊，多着呢。雪莲是西域最美最美的花，洁白无瑕，非常珍贵。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非常地顽强，旺盛，能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生长。在特定阳光照耀下，它的花香能顺风飘出十几里远。花难得一见。它的花香更是难得一闻。当地人说，见到雪莲的人是世界上最最幸运的人，闻见花香的人是最最幸福的人。我不仅见过真花，还闻到了花香。还见到了真人。"

在他的怀里，她动了动身子嫣笑说："你们男人都会这一套。"

在她的笑声里，他在问，她会不会跟他走？说不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点的，两人在一起，她是快乐了。他问"你一个上海人，为什么叫雪莲呢？雪莲是西域的花呀!"

她说："我爸援藏十年。"

"哦。"他说："请你，通过你，向你爸，向援藏工作者致敬!"如此看来，是某种共同的情感，把他们三人联系在了一起。

她觉得他的身子在微微颤动了几下。她身子也顿时发起热来。一股方才闻见的那股奇异的香味又浓浓地渗入她的心扉，人特别的神清气爽起来。

"你身上的那股味，就是雪莲花的清香。"他肯定地说。

"我没见过雪莲花，但我知道雪莲花应该开在高山上。"她坚定说。

这个时候广播响的，说出"我跟你走。"的话后，她如释重负，身上一下子轻快了很多，很多，觉得整个人像列车一样充满了向前飞奔的动能。

此时，八九点钟的太阳恰好通过车窗照耀在他们的身上。整个车厢都映得亮堂堂的。

列车穿过一条隧道，像一条巨龙在辽阔的大地上风驰电掣。

小英姨

刘静

中午回了一趟娘家，恰巧又遇到了小英姨。她满头的白发，背有点变形，挺直时身子倾斜着，刚从地里干活回来，身上沾着柴草。

小英姨是我们的邻居，因为她和母亲是一个娘家村，且娘家离着很近，后又嫁到了同一个村，所以关系格外近点。我自小一直觉得小英姨很亲，也觉得小英姨是很能干且出色的农村妇女。

生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我，自小过惯了简朴的日子，且和母亲一样，一直留着短发。从上小学起，小英姨就成了我的"御用"理发师。小英姨从来没有学习过理发技术，可能是照葫芦画瓢吧，关键是我也从不挑剔，每次都是拿一块塑料布往我身上一披，拿着剪子就上手了。三下五除二，简单麻利，理之前不用洗头，理的过程中不用看镜子，关键是理完之后双方绝对都会满意。就这样，自小学起一直到我上高中住校，每次都是小英姨亲自给我操刀理发，有时候高中放假回家也会找小英姨理发，直到上大学后，知道爱美了，才开始去理发店。就这样一个发型我就保持了很多很多年，当然也节省了很多理发费用。热心的小英姨陪伴了我的青春岁月，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回娘家碰到她，她还笑着问我，还用给我理发不？一下子也唤起了我很多回忆。

小英姨的热心还体现在了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上。记忆中，小英姨特别能说会道，谁家要是有个矛盾，没有她说和不了的，她总是在打闹中或者看似连打带骂中就把问题给化解了。她性格开朗，爱笑爱闹，也成了村里的和事佬。如今性格依旧，只是同辈人有矛盾的少了，小辈人的矛盾让她调解的也少了。

小英姨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因为她的利索，干活麻利，能说爱笑，她去往大都市北京做过几年的保姆。那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听母亲和我聊起过。小英姨在北京陪伴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好几个儿女都很孝顺，但工作原因都不能日夜陪伴老太太，就在朋友的介绍下让小英姨去当了保姆，主要工作就是陪老太太聊天解闷，照顾起居，做饭买菜等家务都是老太太的儿女来做。那段时光小英姨过的非常开心，有时候陪着老太太出门散步，看到好看的景色还会拍下来，用微信传给我母亲。印象中有次回家母亲还让我看过。小英姨放假回老家时也会兴高采烈的和邻居讲她在北京的见闻，大家也都爱听。老太太的女儿还送了小英姨一个手包，小英姨送给了我母亲，我回家时母亲告诉我，说质量很好，我还八卦的在网上查了一下，是个名牌包。后来，因为小英姨儿媳妇怀二胎，她需要回家伺候，只能中断了北京的工作，回到老家。

小英姨有一儿一女，大女儿自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做生意，她有着小英姨身上优秀的性格，敢闯敢拼，爱说爱笑，是一把生意好手。小儿子留在了老家，也从事门窗生意。为了照顾孙女，小英姨回到老家后再也没有外出打工，慢慢的背弯了，头发白了，每天忙农活看孩子，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小老太太，快 70 岁的人了，性格依旧，活力依旧。

中午看到小英姨，又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岁月，想起了我不变的短发发型。

曲曲菜

杨萍萍

娘住在安泰小区,我住在锦绣花园小区,这两个小区之间距离大约有两公里。有一天,我去安泰小区看娘，娘高兴地和我说："你不是喜欢吃曲曲菜蘸酱吗？刚挖的,新鲜着呢,走时别忘了拿着啊!"我答应着不置可否，就因为以前我吃曲曲菜蘸酱时，随口说了一句真好吃,娘就记在了心里。每年到了有曲曲菜的季节，娘就老想着我喜欢吃曲曲菜。和娘东拉西扯说了会儿话,离开时我竟然忘记拿曲曲菜了。

第二天清晨,我正在厨房忙活,敲门声响起。我打开门,门口站着的竟是我娘！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子。娘走进屋，门口有一个换鞋凳，娘就顺势坐在了换鞋凳上，累得气喘吁吁！我家住在五楼，没有电梯，娘已经 81 岁高龄，可想而知,娘是怎么一步步爬上来的！

我嗔怪娘道："您过来怎么不打电话给我，我开车去接您！"娘说："我权当是锻炼身体，你昨儿忘记拿曲曲菜了，趁着新鲜我给你送过来，中午蘸酱吃还来得及，再放菜就不新鲜了。"

我因为厨房里炉火还开着,就又赶紧去厨房里忙活了起来,一会儿，我忙完走出厨房,没看见娘,喊也没人应声。我觉得奇怪,下意识地赶紧走向客厅窗户向楼下望去,看见娘正弯着腰，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地向前走着……

不知怎的，那一刻我忽然鼻子一酸,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很自责，后悔没给娘沏一杯茶,让娘喝口水在沙发上歇息一会儿再走，或者让娘留下来,中午给娘做顿可口的饭菜，再送娘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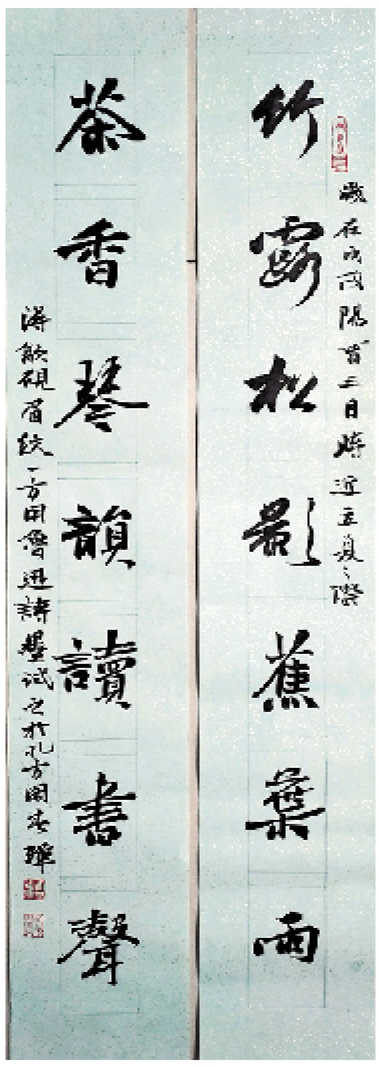
养育之恩不敢忘！娘养我大！我养娘老！我不想后悔，不想上演子欲养而亲不待！想到这，我赶紧下楼，向着娘走远的方向追去……

半生缘

王霞

前半生，有个名儿叫苦难
有个成语叫颠簸流离
今日看，滚滚长江东逝水
似乎，一切也成了笑谈
前半生，苦苦探索，追求
不断寻求那个期盼久久
不曾到来的自己

今日看，
一个华丽的转身
还有阳光，空气，水分和大地
相伴
无论你正在做什么，正处于什
么样的境遇
只要内心存有那份诗意，那份
画境，就会体验那份价值
就像诗，喜欢诗
保有对诗的兴趣，
爱喜欢诗融进生活的感觉
荆棘的路上就会开满鲜花，
苦涩的咖啡就有了伴侣


竹窗松影蕉叶雨
茶香琴韵读书声

书法 常春辉

雨，终于来了

曹方针

高温、干旱持续了好久
绿叶瘦了，红花也瘦了
湖泊露出了水底
鱼儿们随时会搁浅
荷花即将失去水的扶持
禾苗发蔫，路面滚烫

小狗伸拉着舌头，拼命喘息
蝉噪烦心，风也是热的
一切都百无聊赖

夜幕拉黑了白天
一阵雷声划破闷热的夜空

风是雨头，雨脏飘泼
雨降落到千万个焦渴的草木上
降落到干裂的大地上
降落人们的心坎上
雨声催眠，梦翼轻扬

铁花飞溅 摄影 常春刚

爱满人间

刘欣萍

早上起床，我睁开眼睛，发现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没有从睡梦中完全清醒，头脑有点发懵。唉，他们都去哪里了？哦，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天，平时和我住在一起的孙子跟他爸妈去威海旅游了，我老公早起钓鱼去了，所以留我一个人在家中。

说起旅游，我不由得想起今年秋季开学前我在旅游中经历的事。那几天，我们老两口和老公的弟弟老两口四个大人带着三个不到十岁的孙子孙女去西安旅游。行程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游览了兵马俑博物馆，午饭后又参观了西安事变发生地。然后，我老公带着三个孩子随同我们旅游团的部分团员去看演出，我和弟弟、弟妹随同其他团员跟着导游上骊山，就在我们登上十几级台阶，走到一处休息点时，我忽然感觉眼前发黑，头脑发昏，就就近坐到了石凳上，不久就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周围围了许多人。我弟妹一只手搂着我，一只手给我擦汗，给我喂水。我听到有人问我以前有什么病，弟妹说我心脏不太好。有个大姐赶快拿出自己随身带的救心丸，征得我同意后让我服下。一会儿，景区里的医生赶来了，放下医药箱就给我号脉、听心脏、测血压。我当时仍感觉眼前发黑发黄，看人模模糊糊，但能听到别人说话，自己也能说话，我直喊双手很麻、很难受。我弟弟、弟妹给我按摩，医生和景区里的一个保洁大姐也来给我按摩。医生建议打 120 去医院。导游紧张得拨不出号码。景区的保安师傅马上用自己的手机打了 120 电话。不一会儿，120 救护车到来，医生引导着，我弟弟、弟妹搀扶着我上了救护车。上车前，我们三人对大家连连道谢。到医院后，经过初步治疗，我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因为是出外旅游，不能做更进一步检查，我们就出院回到旅游大巴车上休息。听我弟妹说，我当时失去意识的时候，大家都热心地围上来。有的说，可能是低血糖，还拿出自己带的巧克力要给我吃。有的说可能是中暑了，建议给我擦汗降温、喂水。我弟弟跑到附近去买水，弟妹怕我摔倒，用两只手用力搂着我，腾不出手给我擦汗，旁边的大姐小妹们有的拿出自己的毛巾、湿巾、纸巾给我擦汗，还给我擦流出的鼻涕，一点也不嫌脏。不久，和我们同一旅游团的人陆续上了大巴车，他们见了我，都热情地问候我，一句句"你好了吗"使我倍感温暖。

第二天上午，我们的旅游团要上华山，我因为这次生病就放弃上华山，待在华山游客服务中心处休息。他们走后约一个小时，坐在凳子上休息的我又感觉视线模糊，眼前阵阵发黑，但我又感觉肚子疼，需要方便。我就慢慢地离开座位儿，走出屋，穿过一个十多米的院子，进了卫生间。可刚进卫生间大门，我就失去了意识。醒来时，我发现我伸着两条腿倚着墙坐在了地板上。我听到一个人说，看这个阿姨是不是低血糖病啊？另一个说我的包里有糖，我找找。又一个说你家里人呢，我给你喊家里人来。这时我能说话了，我说谢谢，谢谢，我不是低血糖病，是心脏有点问题，我因昨天像这样生病，家人都去上华山了，我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个人说，你能起来吗？我扶你到那边坐在凳子上歇歇。我说我还需要方便，她就扶起我来，扶着我到蹲坑处蹲下，还关心地问我自己行不行，我说行后，她还说不让我关隔离门，看着我。之后她又扶着我走出卫生间，穿过院子，进入华山游客服务中心。我坐到凳子上后，她才离开。这时我也能看清楚了。她穿着紫色的连衣裙、白色旅游鞋，白净的脸庞，戴着一副金边儿眼镜，乌黑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条长辫。我向她致谢，她笑了笑，轻声说不客气，向我挥挥手，转身离去。

咚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钓鱼的老公回来了。我起身去开门，老公微笑着进了门，两只手都提着袋子。我一看是一袋冬枣和一袋火烧。他说没钓到鱼，看到了卖冬枣的，就买了些，知道我这个时候没吃早饭，就给我买了我爱吃的糖酥火烧。我心里一热，一股感动充盈心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去威海旅游，本是计划好全家去的。因为身体欠佳，我就不去了。老公就说留下陪我，不能留下我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的过节。

满满的幸福感涌上我心头，在家里，全家人相亲相爱，生活和谐，出门去几百里地的外地旅游，我突发疾病，给大家带来麻烦，扫了大家游玩儿的兴致。素不相识的人都没有抱怨，而是献出真诚的心、温暖的手，给予我实实在在的帮助。我常常感叹，真是人间处处有真情，爱心充满人世间啊。